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前傳

第一回 康熙爺覽奏私訪 胡忠孝異鄉受困

《西江月》：終日優愁何益，不消短歎長吁。簞食瓢飲樂三餘，方是寒儒雅趣。
不求名登雁塔，惟願沽酒題詩。高歌對月誦新詩，即展胸中志氣。

我朝大清定鼎，由吳三桂請清兵入關以來，順治佛爺登基，真乃是風調雨順，萬民樂業。

傳至康熙聖主四十八年，這一日早朝，有署步軍統領伊哩布奏言：「前三門外土教匪徒甚多，理應清淨地面。」聖上覽本並未降旨，傳達摩肅王，午正在三橋接駕。

散朝用膳後，傳四值庫首領張成預備便服更換，傳御馬圈鞵一字墨驢駝骨獸，在東華門外等候。此驢乃山西穴百萬所進，每日能行千里，週身黑色，並無雜毛，其性最靈，能知人意。

聖上穿便衣來至東華門外，御馬圈首領王坤慌忙將驢拉過，聖上騎驢攔鞭在手，打驢出東安門，順皇城根一直往南，至正陽門外。見橋頭上有大鞍車紫韁，此車乃係達摩肅王乘坐，帶領隨事從人，俱穿官衣在此等候接駕。

眾人遙見聖上穿便衣騎驢前來，肅王爺將要更衣接駕，直見聖駕騎驢進西河沿往西去了，王爺隨在後追趕。

聖上在驢上，心中暗想說：「我前次私訪，獲五虎莊的惡霸。今日覽奏，不知前三門外土教匪徒在於何處？」正思想間，已至順治門大街。

忽聽紛紛傳言：「興順鏢店亮鏢！」

聖上不知亮鏢是何緣故，心中暗想：「必是人吃的胖，要亮亮鏢頭兒，朕不免前去一看。」隨跟眾人一直往南，見大街南頭路東人煙稠密。舉目一看，有一高大席棚，懸掛花紅甚多。也有書寫「陶朱事業」及「本固枝榮」等字，下款俱是士、農、工、商有名之人。大門上有泥金匾一塊，雙插金花，上寫「興順鏢店」四字，乃係名人之筆。

聖上看罷下驢，將驢拴在隔壁糧店門口，手拿鞭子，分開眾人往裡行走，進了大門，坐在大板凳上觀看。

只見以東為上，上房五間，前出廊，後出廈，滿窗戶玻璃，照耀眼目。南邊雪白的院牆，當中有綠屏門四扇，上寫「齋莊中正」。南邊還有院落，北房五間，直通北後院，門裡的影壁尚未修齊。

有一個禿瓦匠，身穿白棉綢褲褂，漂白襪子，青緞子實納幫白鞋；年有四十來歲，細眉圓眼，手拿瓦刀，在那裡抹灰。又有小工一個，身軀胖大，穿的是繭綢褲褂，山東白鞋；身高八尺，面如紫玉，掃帚眉，大環眼，平腦瓜頂兒，手拿九斤十二兩大瓦刀，在那裡煮灰。褲腰帶上頭，帶著荸薺扁的壺壺一個。又見天棚底下擺著刀槍架子兩個，兩邊有十八般兵器，件件皆精。北房前有八仙桌兒三張，上鋪猩猩紅氈，擺定元寶無數。

聖上看畢，並不知裡面是何等買賣，只聽南院內划拳行令之聲，十分熱鬧。

從東上房走出一人，年約二十有餘，身穿白雞皮繡中褂，青洋縐中衣，紫花布襪子，青緞子雙臉鞋；腰繫青洋縐搭包，上繡團鶴鬥蜜蜂兒；黃尖尖的頭髮，小緊辮；甜漿粥的臉蛋，垂糖麻花的鼻子；兩道楊眉，一雙馬眼，配著兩個糖耳朵；手拿小藤子鞭，橫眉立目，來至聖上面前，說：「老頭兒走開吧，別在這坐著！」

聖上抬頭一看，這小子就打了一個冷戰，倒抽一口涼氣。見聖上身穿寧綢古銅色齊袖大衫，篆底官靴；長眉闊目，準頭豐滿，一部銀鬚，天武神威，氣相不俗，必非平等之人。

看罷，忙帶笑開言：「我當是誰，原來是老爺子。我叫小秦椒胡老大，你不知道我吧？裡邊坐著。」聖上並不答言。

那小子轉身方才要走，忽聽外面有人說：「老爺行好，有剩飯無有？賞給我兄妹兩個一碗半碗。」

聖上回頭一看，見來了一男一女：那男子約有二十有餘，面帶病形；女子低頭不語，五官倒也端正，釵荆裙布，窄小弓鞋，雖無傾國傾城之貌，亦有羞花閉月之容。

聖上看罷，心中暗想：「各省大吏，年年進奏『五穀豐收』，我輦轂之下，誰知也有乞討之人！看這二人之貌，並非久作乞丐，其中必有緣故。我朕出來，可惜未帶銀兩，若帶銀兩，必以問明周濟周濟他二人。」

正想之間，見看門的小秦椒胡大，手舉一藤鞭，照那乞丐劈頭就打。那人還手，一拳將小秦椒打倒在地。小秦椒一陣賤笑，說：「你還會把勢嗎？你念一個喜歌兒，我給你一百錢。」

那人說：「我不會念喜歌，休得胡說！」

這小子望那人身背後一瞧，見一女子十分美貌，秀髮青絲，面如芙蓉，鼻如懸膽，口似櫻桃。便說：「朋友，瞧你這樣不像要飯的，你姓什麼？哪裡人？告訴我，我周濟周濟你。」

那人長歎一聲，說：「老爺若問，聽我慢慢說來。我乃河南衛輝府新鄉縣連三莊人氏，姓胡，名忠孝，自幼習武。父原任開州守備，已故，母親教養兄妹二人。妹名賽花，針線女工，一概俱佳，又兼武藝精通。我有一姑父在京作守備，在京營菜市汛，歷任有年。有個表弟郝玉春，十七歲中的武舉人，有意將妹子賽花給他為妻，一同入京，前來投親。」

原來這兄妹坐了二套車一輛，隨帶行裝衣包等物，辭別老母，兄妹起程，在路饑餐渴飲。那天進彰儀門，日色已落，暫且入店歇息，意欲明天再去尋見姑夫、姑母。至路南廣成店下車，入上房。

店中小伙計慌忙打淨面水、泡茶、擦桌子、擺小菜碟，問：「吃什麼飯食？」

忠孝說：「叫車夫將衣包搬進來。」

小二說：「趕車的已趕車走了。我問他，他說你坐的是代腳車，此時早走遠了。」

忠孝一聞此言，大驚失色，說：「賊子，坑了我了！」

這一個車夫原是他朋友薦的，名叫王順，在他家已然二年有餘，諸事誠實，原籍三河縣人。今日住店，他見忠孝兄妹二人入店，他想到：「他車上行李足值五六百銀，這兩個騾子也值三百餘兩。莫若我將他拐了一走，可以發財回家。」隨手執鞭子，將椅子一領，出廣成店，往正東去了。

忠孝聽店小二一說，慌忙出店觀看，四顧並無車輛，無奈轉回上房，悶悶不樂。

姑娘說：「哥哥不必發愁，明天到姑夫那裡稟官再拿他，大概也不晚。」

忠孝點頭，要菜吃飯；吃飯已畢，撤去殘桌，安歇睡覺，一夜無詞。

次日天明，淨面吃茶，用罷早飯，自己出店，叫賽花在店中等候，直奔菜市口汛守備衙門來了。見一當兵頭目，素日認識忠孝是郝老爺的內姪，說：「少爺，你好，從哪裡來？」

忠孝說：「自家中來，王頭兒你好。」

那人說：「郝老爺隨新放查辦外洋欽差朱大人上東洋去了。」

忠孝一聽，說：「家眷曾在這裡？」

那人說：「他一同出京。」

忠孝長歎一聲，無奈回歸店內，心中煩悶，叫小二備酒遣悶。遂與賽花說明姑夫出差外洋之事，兄妹歎息，無計可施。忠孝酒醉，蒙頭便睡，醒來覺四肢發軟，頭痛眼黑，口乾舌燥，不能起牀；連急帶氣，被困異鄉，有心要走，病又不能起牀，幸虧妹妹

頭上有簪環首飾，拿去典當，但典當已空。

一月有餘，病體雖好，衣履早為罄盡；店內有不教住之意，手無分文，無奈買瓦罐，兄妹意欲討飯歸家；來至菜市口，見街東人煙稠密，上掛花紅，知是鋪戶開張，意欲上前討飯，正遇小秦椒胡大相問，遂說明來歷。

聖上在旁聽的明明白白，只見小秦椒說：「當家子，你等著，我見見我們東家，周濟周濟你回家。」說罷，走進東上房去了。片刻由屋內出來，站在台階上，招手叫忠孝說：「你這裡來，見見我家少東家，要行個禮兒，必周濟你回家。」

忠孝隨同他進東上房北裡間屋內，屋中陳設甚多，牆上掛著線槍五條，路東八仙桌一張，是花梨的。南邊椅子上坐一少年人，約有二十上下，面黃，身穿藍綢褲褂，漂白襪子，鑲緞雙臉鞋，散著褲腳，手內托著銀水煙袋一支。

忠孝慌忙躬身施禮，說：「大爺，你好。」

那少年掌櫃的把臉一揚，嘴一歪，說：「不必行禮，你是哪裡的人？」

忠孝說：「河南衛輝府人氏。」

少掌櫃的說：「你回家可用多少銀子？」

忠孝說：「多少不拘。」

少掌櫃的說：「我給你五十兩銀子，行不行？」

忠孝一聽，心中暗想說：「還是北京城天子腳底下大邦之地，真有這樣仗義疏財之人！」趕緊道謝，見此人由那邊箱子拿元寶一個，說：「給你吧。」

忠孝接銀在手，說：「大爺，我兄妹如回家之後，多則一年，少則半載，必要前來登門叩謝！不知大爺貴姓？」

小秦椒說：「我們大爺姓佟，別號人稱佟百萬。」說：「你去吧。」忠孝轉身往外就走。

只聽得裡面說：「胡大，你望他說明白了，也不用立個字兒，就把人留下麼。」

小秦椒說：「我去向他說明。」出來至外間屋，說：「你別走。」叫忠孝至南裡間屋內坐下。說：「我們大爺為什麼給你銀子？」

忠孝說：「周濟我。」

胡大說：「呸，別不要臉，你聽我告訴你：我們大爺見你妹妹長的好看，給你這五十兩銀子，將你妹妹留下，作我大爺的侍妾。」

忠孝一聞此言，怒從心上起，氣向膽邊生。將元寶向胡大扔去，站起身往外就走。

只聽北屋裡說：「別放他走！叫打手拿傢伙，搶他這個女子！」

小秦椒跳上台階，說：「我們大爺周濟了你，你還敢偷東西！」一聲喊嚷，南院出來二十多名打手，俱是紫花布的褲褂，青緞子抓地虎的靴子，俱是二十多歲，手拿把打棍，將胡忠孝圍在院中要打。

聖上在那裡心中說道：「看此人不像作賊的模樣，其中必有緣故。」

突聽得門外喊嚷說：「別打，我來也！」只見躡進一人。

聖上睜眼看，見此人年有二十上下，身高七尺，細腰窄背；身穿藍春綢長衫一件，足登三鑲抓地虎靴子一雙；麵皮微黃，細眉大眼，精神百倍；手架平果青一個，來至眾打手面前，說：「不准打！打外鄉人，為什麼？」

忠孝言道：「我在此討飯，他要買我妹妹，我不願依從他，他叫打手要打我。」

此人大喊一聲說：「你們這些個東西膽大，楞敢搶人！來，來！」拉住忠孝就要走。

此人住家在安定門裡國子監，姓馬，雙名夢太，自幼家中學練藝業。達摩肅王府中比過武，摔過大牯牛，踢過二牯牛，前門外頭打過四霸天；後來在地壇跟老山海學過藝，練過彈腿、地趟拳、十八滾、十八翻，橫推八匹馬，倒拽九牛回，油錘貫頂，兩太陽砸磚，有恨地無環之力。

今天給義弟鐵頭孫兆英慶賀廣慶茶園新張之喜，邀請四方九城人物字號，在廣慶茶園等候四霸天打架。今天是來至菜市口找朋友，偶遇此事，走進鏢店，自道名姓。

康熙爺在那裡聽的明白，心中說道：「朕今日出宮，未帶保駕之人，要帶保駕之人，將一千賊人俱皆拿獲！」

夢太帶忠孝分開眾人，方才要走，只聽東上房少東人說：「小秦椒胡大，連這個拉馬的一齊打！」外面打手一聲喊嚷，手使棍棒，將二人圍住，小秦椒帶人來搶姑娘賽花。